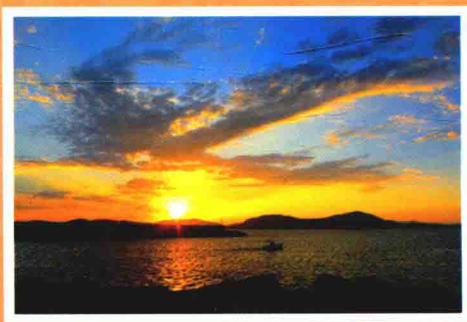


李正栓
主编
名家游记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季敏 孙燕 尹晓 译



意大利的黄昏

Twilight in Italy

长 春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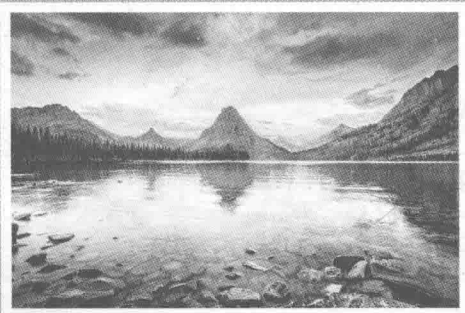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李正栓
主编
名家游记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季敏 孙燕 尹晓 译



意大利的黄昏

Twilight in Italy

长 春 出 版 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的黄昏 /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著;
季敏, 孙燕, 尹晓译.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8. 1
(名家游记 / 李正栓主编)
ISBN 978-7-5445-5078-9

I. ①意… II. ①戴… ②季… ③孙… ④尹…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0902号

意大利的黄昏

著 者: [英]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译 者: 季 敏 孙 燕 尹 晓
责任编辑: 程秀梅
封面设计: 清 风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1377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长春市大航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144千字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13604430875

译者序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作家之一。他的很多小说，比如《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都展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对自然和人性的赤裸裸摧残，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对于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强烈愿望。劳伦斯创作的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也呈现出上述特点。

游记《意大利的黄昏》是劳伦斯散文体裁的代表作，记录了他1912—1916年从奥地利、德国、瑞士到意大利“流浪式”旅行的经历。整个游历过程中，劳伦斯大部分时间是徒步行走，偶尔乘坐汽船、火车，近距离、长时间地欣赏了沿途旖旎的自然风光，接触了当地各行各业的居民，再次强烈地感受到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性的泯灭。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沦落成了机器的仆人和金钱的奴隶。劳伦斯在《意大利的黄昏》中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形象地刻画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纺纱工、花园里来回行走努力调和矛盾的僧侣。他们似乎极少受到外部的干扰，享受着内心那一份难得的宁静与圆满。随后出现的人物，比如柠檬园园主彼得罗和夫人吉玛因为没有孩子而貌合神离；剧团团长保利张扬的外表下隐藏着虚弱的内心；圣高登扎奥的保罗为了生计去美

国工作又听从内心召唤而回家，他的妻子热衷于金钱但又嫌弃丈夫；“硬汉子”拥有巨大财富却不想结婚，等等。这些小人物栩栩如生，真实地再现了工业文明对人类本质和两性关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与扭曲变异。而年轻一代的乔瓦尼·约翰则心怀并不清晰的梦想，试图挣脱故土和家庭的牢笼，渴望到新的大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也充分反映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对于工业文明不同程度的适应与妥协。

在《意大利的黄昏》中，劳伦斯多次使用“shadow”“darkness”“dimness”“tomb”等表示阴影、黑暗、坟墓的词语以及“cold”“starved”“destruction”“ashamed”等表示寒冷、饥饿、毁灭、羞愧的词语来描述自然环境和当地居民，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厌恶。究其根源，他从哲学角度进行了深入思考。劳伦斯认为，人是自然的缩影，人类整体是卓越的，个体必须将自己融入人类这个伟大的整体中。工业化革命的过程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人们开始了对机械力的盲目崇拜，开始了习惯性地被机器控制的生活，忽视了自然赋予的人的本性，精神世界极为贫瘠。劳伦斯指出：“老虎没有错，机器也没有错，但是我们这些撒谎、谄媚、愚蠢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The tiger is not wrong, the machine is not wrong, but we, liars, lip-servers, duplicate fools, we are unforgivably wrong.）他一再强调圆满，圆满中的两部分是一体的；每一部分都永不完整、永远孤单，而只有两个半圆合在一起才是完美的，才能超越寂寞或孤独。因此，劳伦斯期待颠覆这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扭曲异化的关系，追求“合二为一”的圆满，实现人性的自我解放，构建出和谐统一的新局面。书中多次提到“纯洁的雪光”“灿烂的迎春花”等意象，抒发了作者对这一新局面美好向往和坚定信念。

我们翻译的基本原则是忠实于原文，力求语言通顺、意象清晰、语气

自然，贴近原作风格。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着力还原劳伦斯对当时自然风光的描述、社会现状的剖析、人物形象的刻画，力争使读者跟随作者一同游历 20 世纪的欧洲大陆，一同感受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当地的风土人情。

当然，由于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出现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季 敏

2016 年 8 月

目 录

译者序 / 1

第一部分 山间的十字架 / 1

第二部分 在加尔达湖 / 15

第一章 纺纱工和僧侣 / 17

第二章 柠檬园 / 30

第三章 戏 院 / 53

第四章 圣高登扎奥 / 79

第五章 舞 蹈 / 94

第六章 “硬汉子” / 101

第七章 约 翰 / 109

第三部分 漂泊的意大利人 / 121

第四部分 归 程 / 143

第一部分

山间的十字架

通往意大利的皇家之路，以慕尼黑为源头，翻山越岭，横跨提洛尔，穿越因斯布鲁克和博岑，最后抵达维罗纳市。当君主们南行或是从美丽的意大利返回自己的家园德国时，浩瀚的队伍会途经此地。

古老帝国的虚荣心在多大程度上浸淫着德国人的灵魂？难道德国的君主未曾继承远古罗马帝国的政权吗？或许，那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只是被人们传颂得崇高而又恢宏。

或许欺骗是德国人与生俱来的特质。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认识到自己具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如果每个国家彼此之间都能够相互理解和认可这种天性，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简单。

皇家的队列不再穿越山岭南行，几乎已被人们遗忘。这条路也近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但路依然在那儿，标识依然树立。

耶稣受难像依然在那儿，它不仅是道路的标识，而且仍然发挥着其他的作用。受罗马教皇保佑并由大主教护送的皇家队列，一定是将圣像当作新的植物栽种山间。在那里，圣像适应当地的土壤，依照当地族人的意愿，扎根生长。

行走在巴伐利亚的高地和山麓间，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里是另一片天地，拥有奇特的信仰。这是一座神奇的村庄，偏远并且与世隔绝。或许它属于被人们遗忘的皇家队列。

沿着通往山间的干净、开阔的小路行走，人们很难注意到十字架和耶稣受难像。受难像本身微不足道，只是工厂生产的激发情感的模块。或许人们对此毫无兴趣，遭到灵魂的漠视。

但是渐渐地，当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顶着风帽在阴影中行进，这些受难

像似乎使整个村落笼罩在一片新的氛围中。凝重的空气在上方积雪的反射下闪现着稀有而又奇幻的光芒，阴影在大地上方盘旋。这亮光从山上照射下来，如此罕见、神秘，闪烁着奇异的光辉。然后，亮光不时地环绕着这些位于开阔、长满嫩草的道路拐角处的受难像，在尖尖的风帽下撑起一片阴影和一份神秘。

一天晚上，当天色变得灰白、诡异，山丘几乎变为黑色时，我独自行走在山脚下湿软的土地上，十分害怕。道路的交会处有一个受难像，耶稣的两脚中间有一簇凋谢的罂粟花。我先是看到了罂粟花，然后，我看到了耶稣。

这是一个古老的圣物，一尊巴伐利亚农民的木雕。耶稣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农民，有着宽宽的颧骨和强健的四肢。他的脸庞朴实无华，眼睛紧紧凝望着这些山丘，脖颈儿挺直，仿佛想要挣脱他无法逃离的钉子和十字架。虽然身体被钉住，但他顽强地与这束缚和耻辱抗争。这位中年男人朴实、粗鲁，甚至带有一丝农民的吝啬，但他具有一种不让自己的灵魂向厄运屈服的顽强的崇高品质。十字架上的中年农民朴实简单，但他毫不动摇地与厄运抗争，从不屈服。他的灵魂已定，意志已定。他就是他自己，无论外界情形如何，他的人生已注定。

穿过湿地就可以看到一小方块从屋顶低矮、平展的农舍里照射出的橘黄色光亮。我记得这个男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安静、专心地一直工作到夜幕降临，将干草从雷雨中搬到农舍的情形。

他们的身体弯向地面，整个身子弯成了圆形；双臂抱满干草，紧抱的干草轻轻地贴近并挤压着他们的胸部和身体，热量渗入双臂和胸部的肌肤，肺里盈溢着干草困倦的气味儿；雨猛烈地下着，打湿了肩膀，衬衫因而紧贴着炙热、坚实的肌肤，雨滴极为凉爽、愉悦地打在活力四射的肌肉

上，悄悄地结成细流滑向腰际；这就是农民，这种身体的感觉炙热强烈。这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仿佛一剂毒品一样令人兴奋。由于雨水加重了身上货物的重量，他们蹒跚着穿过绿油油的草地到达农舍，卸下臂膊里的重物，将干草扔向草堆，在无雨的农舍里感受着轻松、自由；然后，他们再一次回到寒冷的大雨中，再一次在雨中弯腰，满载货物起身回行。

无尽的炙热和感官的敏锐使得他们的身体健康、强壮，使得他们的大脑在血流的喷涌和平静的交替中变得亢奋。这种血流喷涌与平静最终变为一种奴役，变为一种刑罚。一系列的感官体验就是农民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成就。但最终，所有的一切可能会将他们逼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从中逃离。

山体的奇异光辉一直在头顶闪烁，神秘的冰河从粉红的浅滩流向漆黑的松树林，空气中持续弥漫着冰雪淡淡的清香，回响着水流冲刷的轰鸣声。

冰块儿和高空积雪的光辉在生命的变迁和温暖的对抗中显得格外灿烂。高空中，它们超越了所有的生命，超越了所有柔和、湿润的生命之光。因此，人必须在自己对手的光辉下生存。

巴伐利亚高原的人们，男人和女人的相貌都拥有奇特而绝对的美丽。他们体型高大，干净帅气，湛蓝的眼睛极其敏锐，瞳孔小而紧致，虹膜清澈，仿佛蓝冰上闪烁的一道锐光。他们生而修长、精心雕琢的四肢与直立的_{re}身体不同，仿佛这四肢被生活琐事完美地雕琢出来，与身体毫无关联。他们所在地方的所有事情如同发生在清澈冰冻的空气中一样，被推迟下来。

他们的美丽几乎就是这种奇特了然的孤独，仿佛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想让自己静静地、永久地远离其他的同伴。

但是他们又非常友好欢快，几乎是唯一拥有艺术家灵魂的种族。他们依然运用着与生俱来的表演才华上演着神秘的剧目。他们在山间田野中奇妙地歌唱，热衷于自己的信仰和哑剧，他们的队列和宗教节日极为宏伟、庄严，令人痴迷。

这是一个行走在神秘的快乐桅杆上的种族。每一个手势都源自血液，每一种表达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言语。

感官的体验可以让人学习，神话、戏剧、舞蹈、歌谣可以让人思考。所有的事情都源自血液，源自感觉，没有理智。理智始终被身体的炽热包围，无法分离，理智始终让位于情感。

与此同时，高空中积雪的光辉一直存在着，对抗着。下方是满腔热血精心打造的生命；上方却是不变而又虚无的永恒。生命散入这不变的光辉里。夏日里大地上繁多的蓝白相间的花朵已经消逝，带着人们的辛劳和狂喜转化为光辉，盘旋在高空之中。这道清冷的光亮等待着重新收回所有消逝的生命。

结局如此显而易见，这让农民别无选择。永恒的命运之光在他们头顶超然闪烁，而我们的生命，这不停劳作与温暖交织的肉体，不断地升腾为高空中不变的光辉。这是永恒之雪，这是永恒不变的结局。

不管唱歌、跳舞、演戏；不管友爱、复仇、残忍；也不管劳作、忧伤、信仰，所有的结局总是如此，最终变为永恒、虚无的光辉。这就是美丽、完美，这就是高原农民的结局。他的体型、四肢、面庞、手势，一切都被塑造得美丽、完整。没有波动、希望，也没有改变，所有的都已成定局，毫无例外。结局是永恒、不变的。所有的生命和消逝都是这永恒不变的定局中的一个部分。因此，既没有改变，也没有消逝。所有的事物都是现在这样，并且会一直这样。因此，这就是巴伐利亚农民异样的美丽，也

是他们的宿命，他们的孤独。

受难像朴实无华。雕刻的手法展现了事物的本质。他面容茫然、僵硬，几乎毫无表情。有人开始注意到在这些地方生存的人们，无论男女，面容秀美却僵化，一成不变，平静得如同模型一般。面容里还展现出一丝潜在的吝啬、诡秘和残忍。这就是美丽的全部，这种纯粹的、修饰的美丽。耶稣的身体也是僵直而传统，然而比例异常完美，静止的张力使其构成一个整体。没有动作，也不可能动作。他最终被牢牢钉住。整个身体被一种认知锁住，美丽、完整。这就是被钉子钉住的耶稣。他并没有逐渐衰弱或死亡。他是倔强的，他了解自己毋庸置疑的品质，清楚这些感官体验的绝对存在。虽然他被不可改变的命运困住，然而，在这样的命运之中，他拥有权力，并且享受所有感官体验带来的快乐。因此，他接受命运，接受这种意志体验的神秘快感，他是完美的、不可改变的。他的感官体验是崇高的，是生命和死亡的圆满统一。

任何时候都是如此。无论是手持镰刀在山坡上行走，还是砍伐木材，或是乘着木筏在布满冰块河流里顺流而下；无论是在小酒馆喝酒，还是做爱、玩哑谜，或是持续而残忍地憎恨；也无论是在香火旺盛的教堂虔诚地屈膝祈祷，还是行走在奇怪、黑暗的臣民队列里为土地祈福，或是为了庆祝耶稣圣体节而砍下幼小的桦树，他都是这样。黑暗、强大的神秘感和感官体验是他的全部，他没有头脑，被既定的结局所束缚——这伟大而冰冷的虚无是无法改变的，并且至高无上。

离开此地，继续向奥地利行进。沿着伊萨尔河逆流而上，直到水流变得更加细小乳白，空气变得更加寒冷，北部山上那奇异的光辉，在花朵之间旖旎闪烁的绝妙魅力才逐渐衰退，转而陷入黑暗，给人一种不祥之感。在那儿我看到了另外一尊小的耶稣像，他看起来像是这片土地的灵魂。道

路依傍着雪泡翻滚的河流延伸，穿梭在岩壁和高大、狼形的松树下，横跨粉红色浅滩。空气冰冷、刺骨、高远，所有的一切都是寒冷的、分离的。在路边一个小的玻璃容器里，蹲坐着一尊粗制的耶稣的小雕像。他手托着头，在冥想，略显疲惫，但很执着，眉头扬起，异常出神，胳膊肘支撑在膝盖上。他超然地坐着、梦想着、沉思着，戴着窄小的荆棘做的金色头冠，穿着一件由某位农村妇女用红色法兰绒为他缝制的小斗篷。

毫无疑问，他仍然坐在那儿，这位瘦小的、穿着红色法兰绒斗篷、面容茫然的耶稣梦想着、沉思着、忍耐着、坚持着。他怀有一丝期待，仿佛他知道面对这一切使得他负担过重，但没有办法解决，甚至，死也不行。死亡并不能抚慰灵魂的焦虑。是什么，就是什么。即使是被杀害也无法改变或停止。死亡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坏。一切照旧。

瘦小的沉思中的耶稣知道这些。那么他在思考什么呢？他持久的耐心和毅力充满着渴望。平静的命运中，他悄悄渴望些什么？“生存还是死亡？”或许这是个问题，但这不是一个用死亡来回答的问题，它无关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关于生命本质的问题——是或者不是。坚持还是放弃，不是问题的关键；忍耐还是不忍耐，也不是问题的关键。事实是，虚无是永恒的吗？如果不是，那什么才是生命？高空积雪经久不衰地闪烁着永恒的光辉，它吸收着所有生命的精华，永不改变，这冰雪覆盖下的虚无明亮、永恒。那么什么才是生命？

当人们走近阿尔卑斯山脉的转折点，逼近最高峰和南山坡，可以再一次感受到文明世界的影响力。巴伐利亚的文明与世隔绝，仿佛还未得到开化。那儿的耶稣受难像古老、灰暗、抽象，小得如同真理的精髓。行进到奥地利，受难像变得崭新，被漆成白色，且更大，也更加突出。它们代表了一个后起、崭新的时代，更加注重自省和自觉，但依然是人类灵魂的真

实表述。

人们往往能在一个区域的不同地方辨认出自同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在提洛尔的心脏，因斯布鲁克的后方，也就是采姆河的峡谷里，矗立着五六尊由同一位雕刻家雕刻出的受难像。这位雕刻家已经不再是一位农民，为了实现某一个想法或者传递某一种信念而工作。他是一位艺术家，受过教育，头脑敏锐，可能在维也纳工作。他有意地尝试着去传达一种感觉，而不再是笨拙地努力去展现一个真理，或者展示一个宗教事实。

他雕刻的受难像的主体深深扎根在克拉姆，在那始终如同半夜一样的阴湿峡谷里。道路在岩石和树木下延伸，半路冲上关隘的一侧。下方，溪流不停地奔涌，冲入巨大的石群中，激荡出无穷的巨大声响。对面的岩石高耸入天。因此，人们如同在半夜或者地狱中行走一样。小路的正下方，驮着货物的马队攀爬入遥远、隐蔽的村庄，巨大、苍白的耶稣像悬挂在这冰冷、阴郁之中。他比常人的体型要大，身体前倾地悬吊着，已经死去，健全、成熟的身体重量压在被钉子钉住的双手上。因此，这逝去、沉重的身体前趴着，下垂着，仿佛他将被自身的重量撕裂、坠落。

这就是结束。他神情空洞，仅有死去时疲劳的面容，被疼痛和悲苦无情地摧残。那极为丑陋、愤怒的嘴巴被永远搁置在死亡的醒悟中。死亡是绝对的醒悟，就像在整个身体和灵魂上盖上了印章，在苦难、疲惫和肉体的激情上也盖上的印章。

关隘阴暗潮湿，水不停地咆哮着，像是在承受着持续的疼痛。当赶着这群驮着货物的马队的人走上峡谷边的这条窄路，走近这庞大、苍白的耶稣时，他为自己巨大的愉悦而感到尴尬，仿佛想要将自己隐藏起来。当赶马人从耶稣身边走过时，他摘下了帽子，但没有向上看，而是使自己的脸避开了十字架。阴暗中，他跟在马队后面，在这陡峭的小路上快步攀爬，

巨大、白色的耶稣伸展着悬挂在上空。

赶马的人很害怕。尽管他体格结实、健壮，内心却总是感到恐惧。他的灵魂由于恐惧而畏缩、苍白。上方的山峰一片漆黑，水在阴暗的下方咆哮着。他的心一直待在恐惧的磨石中。当他从死去的耶稣伸展的身体旁走过时，他脱下帽子向死神致敬。耶稣是死亡的宣判者，是死亡的化身。

赶马人将这仿佛死去一般的耶稣视为至高无上的主。这位山里的农民似乎置身于恐惧中，这种来自死亡的恐惧，来自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他最强烈的感觉是肉体的疼痛，已经达到了顶点，最后的高潮。最终的结局，将是死亡。因此，他对耶稣顶礼膜拜，在他面前鞠躬，而且始终被他吸引。他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而只有经历肉体的疼痛，才能实现这一结局。

因此，山谷里这些代表着肉体死亡的雕像随处可见。继续前行，在小桥的尽头，就可以看到这位雕刻了这尊大的受难像的雕刻家，还雕刻了一尊小的受难像。此处的耶稣长着灰白的胡须，瘦弱，他的身体似乎是被轻轻地悬挂着，然而，另一个耶稣则巨大、黝黑、帅气。但这两尊雕像都体现出对死亡胜利的平淡态度和对于死亡的完全否定，如此完全以至于特别抽象，而超越了那种对于死亡的愤世嫉俗。

每一个地方都被同样的肉体疼痛、意外事故和突然死亡的事件所困扰。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人遭遇了不幸，肯定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来祭奠这次事件，用来抚慰掌管伤痛和死亡的神灵。一个人站在水中，水面到达他的腰部，他淹没在湍急的溪流里，只有两只胳膊暴露在空气中。镶嵌在木制相框里的这幅小画被钉在树上，此地是用来祭奠这个事件的。又一次，另外一幅简陋的小图画被固定在一块岩石上：一棵树，砸在了一个人的腿上，腿如同树干一般被砸得粉碎，鲜血四溅。因痛苦和恐惧发出的失